

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我既非智者,亦非仁者,但照样乐山乐水。

一般来说,我比较喜爱造访有水的山,有山的水,山水相依的景色才教我乐而忘归,正因为如此,我独钟情于武夷山。反之,景若无水则觉乏味。据我对海内外风景区的观察,凡是有水的地方往往就是旅游者云集之地。大概生命本从水中来,人对水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应该说,旅行是精神的享受,审美的过程,更是人的心灵与自然的对话,因此在旅途中培养一种独到的视野,将旅途上内涵丰富的见识化为心灵的滋养才是我们出行的目的。为了追求唯我独有的感受,我会时不时地调整旅程。比如上四川的青城山,我就选择夕阳西下时分,徒步而上,登上山顶差

不多已没有多少游人,一种悠游自在的情绪立刻在心底升腾。试想,如果在人头攒动的地方,就很难感悟“青城天下幽”那种空寂之美。

再拿苏州来说。虽然这座古城美不可言,但是现在你去旅游的话,其美的精华已难以体会。为什么?因为人太多了。苏州园林原本都是私家花园,其独特的景致是只供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把玩欣赏的。所以,我通常也是挑选闭园之前畅游一番。

旅行者还应该善于用文化的眼光关注风景,透过历史的烽烟,去寻找历史的本来面貌。这几年因为工作关系,我曾去欧亚美十多个国家拍摄采访,出发前,我总是习惯于对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在书本上先游历一番,

乐山乐水

曹凡

比如去欧洲旅行,就带上《希腊神话》《罗马神话》以及一本《圣经》,这三本书基本涵盖了欧美文化源头的精髓。此外,艺术类书籍也应涉猎。因为绘画雕塑等艺术是欧美文化的重要载体。我在巴黎工作采访时,专门拜谒了安息着许多大艺术家的“拉雪兹公墓”。这里长眠着肖邦、德拉克罗瓦、巴尔扎克、莫里哀等享誉世界的艺术家,每走过一个墓地,就好像翻动一页又一页历史,他们伟大作品所折射出的人类文化光芒一遍遍地照亮我的心房。而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博卡地区,我则考察了探戈舞的历史渊源。这一风靡全球的舞蹈是由一帮穷人开始跳起来的,接着从博卡向全国辐射,最后由一些艺术家带到好莱坞演出,进而成为流行世界的舞蹈,并登堂入室成为贵族们的高雅享受。这让我想到,“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其实没有什么不可以逾越的鸿沟,文化本身都是由人民创造的。



关注人文历史文化的同时,作为真正的旅行者,我们如果还能留意当今世界的风云人物,旅途往往会变得更加兴致浓郁。如有一次我在马德里逗留期间,在所住的旅馆用早餐

时邂逅俄罗斯媒体大王古辛斯基,他正和律师窃窃私语,商讨如何应付当局对他的指控,当他发现我们正在关注他时,他向我们投来一丝无奈的微笑。这样的巧遇使我的旅程多了一份意外的惊喜。而在佛罗伦萨歌剧院欣赏歌剧时,我看到许多名流贤达向盲人歌唱家波切利鞠躬致敬,他虽然看不见,但也颌首回应,这一场景,无疑增加了我对佛罗伦萨这座古城典雅、浪漫的理解。当然,按照林语堂先生的标准来看,我们的这种旅行是远远不够格的。他老人家认为旅行者必须要像流浪者那样经历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念。“旅行必须是流浪式,否则便不成其为旅行。旅行的要点在于无责任,无定时,无来往信札,无喃喃好问的邻人,无来客和无目的地。一个好的旅行家绝不知道他往哪里去,更好的甚至不知道从何处来。他甚至忘却了自己的姓名。”我以为这对于我们生活在繁重工作压力之下的现代都市人来说未免过于苛刻。不管怎么说,通过旅行我们可以将渺小的自我与宏阔的自然混沌地交融在一起,抛弃忧伤与忧虑,摆脱浮躁与媚俗,松弛神经,净化心灵。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由人、自然、历史的三位一体中去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

所以,我爱旅行。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一个好咖啡馆

咖啡馆从来不是个单纯喝咖啡的地方,它更是一个人的历史教室,政治论坛,文学讨论会的约集地。咖啡馆天生就有大量附加的心灵气息,一个好咖啡馆,开在一个最好的房子里,就是一个通向心灵世界的车站。所以,一杯混合了历史,时光,故事和命运的咖啡最好喝。

一枚鸡蛋的静默

我喜好在一个热闹的世界里,像一只鸡蛋一样沉默,可脆弱的壳里,却包含着一个完整的小世界,一个完整无缺的细胞结构,这就是我所认为的完美。

不走路

或许生活终于令人失望,但自身却不曾因此走样,不知道是否男人有兴趣这样苛求自己,但这就是一个女人最终想要完成的。

彩色的海

戴逸如

捧着沈继光画册的打印稿,我一页一页翻去,眼前像是涌动着七彩的海洋。我心中的喜悦,是比自己的书即将出版还要多出好几分的。

大光油画是科班出身。他技法功底扎实,对色彩有着敏锐的感知力。他画江南水乡,轻灵里蕴藏厚重,画北国风光,雄壮里透出娟秀,而他笔下的异国情调,除了带给读者新鲜的惊喜外,还能隐隐感觉得到亲切和熟悉的气息,水乳交融,渗透在油彩香里——那是一个中国画家用一颗中国心与异邦风景进行交流恳谈呵。

江湖河海是大光油画中的一个重头。大光画笔下的水是多姿多彩的,是有个性的,是有生命的。其中的差别,远不是一般画家那样拿季节和阴晴来作概念化划分的,而是由大光对水怀有的深爱,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的。他画笔下的水,又往往与在水上架桥铺路的疏浚工程船舶,亲密无间地并肩出场。世界上善于画水之百态的高手并不短缺,而善于用油彩捕捉工作着的工程船舶身影、赋予钢铁器械以生命的画家,古往今来,又有几个?

正像西谚所说,绘画是无字诗,是不出声的发言者。大光用画笔写诗、吟诵,用油彩倾诉感情。他沉稳的激情,给他的绘画注入了不张扬、却持久的生命。假如大光在早年做了一个职业画家,时至今日,会是一个声名远播的优秀油画家了。但偏偏命运女神双目皆盲,常常稀里糊涂地拿着牛头去对马嘴。许多注定不能有所作为的人,反倒被栽进了职业画家的萝卜坑里。一批又一批贴着艺术家标签、只为金钱而快速炮制“创作”的画匠,正是由此产生。

大光并未因此而郁闷,他反而满心欢喜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以对绘画的热爱,热爱着生活。他欢欢喜喜地背着摄像机奔走于风口浪尖,他欢欢喜喜地举着录音话筒转战于波峰浪谷,为航道事业作着默默的贡献。因为热爱,大光眼里处处都是美景。哪怕是残荷的枯枝败叶,哪怕是常人眼里脏乱不堪的疏浚工地,都给予他取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命运这样的安排,使他只可能勾出极小的一部分业余时间去给他心爱的绘画。也正因如此,大光数量不多的作品,都是有着生命温度、跳

动着生命脉搏的作品。试问:这是不幸,还是幸?

收进这本画册里的作品,有些我看到过原作,相当一部分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是一部有品质的画册。相比于市面上的众多画册,它不仅毫不逊色,而且很有特色。作为几十年的老朋友,大光要我给他的画册写几句话,我欣然从命。我认真地拜读了全部打样后,写了以上的心里话。这是我对大光油画集出版的衷心祝贺!



爱竹

陈迅

故宫博物院藏有郑板桥《墨竹图》,风吹瘦竹三两枝,题识云:“减之又减无多叶,添又加添著几枝;爱竹总如教子弟,数番修剪又扶持。”天下不乏爱竹之人。宋代诗人郑思肖在《爱竹歌》里说:“此君气节极伟特,令人爱之舍不得。”清代学者李兆洛,曾写对联一副:“径无凡草惟生竹,座有灵犀不染尘。”清代宰相刘墉曾经写道:“竹风鼓韵来书案,花月筛香入砚池。”

羊年初四星期天,正逢上海文庙每周一次的旧书交易日。在文庙大门尚未开启前,已提前到达,先在路旁地摊扫巡一过。约一小時后,花一元钱购票入庙,继续淘书之旅。再一小时左右,手上已显沉重,约二十余册旧书相继入包。回家一一翻阅,作简单目录,可圈可点之多,让人觉得羊年第一次淘书,真添喜气洋洋的吉祥之气。

地摊上,一册《伟大的起点》入我眼帘,“艾明之著”四字更夺眼球。艾老是我“忘年交”,今年已九十高龄,是参加过1950年上海第一届文代会唯一健在的小说家。五十年代初,他带着茅盾、周而复对他的期望,深入生活,到上海钢铁厂挂职副厂长,天天深入炼钢车间。不久,创作出这第一部反映新中国第一代钢铁工人成长的电影剧本,并于1954年7月出版。此剧本获得文化部颁发的剧本奖,亦顺理成章。我常常寻觅这些我熟悉的健在老作家的旧著,在拜望他们时,彼此就有了新的文史话题。

由钱君匋设计书封的《灭亡》,黑白图案上印红色“灭亡”两字,十分醒目。巴金曾说“《灭亡》是我的第一次问世的作品”。此书初版于民国十八年十月,到我手上这一版,已是“民国三十七年一月廿二版”。也就是说,在十九年间,由开明书店印了二十二次。

《通货新论》是马寅初写的一部经济专著,商务印书馆分别在民国三十三年、三十五年出版于重庆和上海。经询价,摊主答说十元。民国版啊,会那么便宜,我以为听错,重复问十元?对方坚定地说对。赶紧掏钱,银货两讫。也许,此书封面上稍有破损,或是枯燥的理论书,书商不看好,而正合我意。

像如此表里如一的《苏联装饰美术》,乍看书装设计,就引发我不

羊年第一淘

韦泱

能不为已有的冲动。十六开本的封面,黄色衬底,花卉环绕,书名以艺术化的美术字装饰,令人心花怒放。此书由蔡漠、邹邦彦编绘,上海大众书局初版于一九五四年一月,印行三千册。著名画家陈之佛在《序》中对此书作了充分肯定:“像这样坚实、精丽的装饰美术,值得我们学习。倘能多多介绍些苏联的作品,作深入研究,这对于改进我们的图案是有很大帮助的。”

那年月,还没有实行公私合营,一些小型的私营出版社还较为活跃,他们承袭民国优秀的书装风格,从选题到装帧,出版具有个性化的书籍,如泥土社、海燕书店、作家书屋等等,看到标有这些私营出版机构的书刊,我常会趋之若鹜。

我想,淘旧书,顾名思义,就是寻找有些年份,有点岁月沉淀的旧书,民国版是我最爱,现在却不可多



《灭亡》书影

得。那屈求其次,五十年代初的出版物,繁体字竖排本,也可作为猎取目标。而那些出版时间只有二三十年的书刊,还不能称为旧书吧。但也有例外,比如《书海知音》一书,是孙颔先生掌门上海文艺出版社时,隆重推出的一部纪念文集,时值该社成立四十周年(1952—1992),书为精装,厚厚像一块红砖,前三十余页是铜版纸印刷的珍贵历史照片,后有巴金、荒煤、冯牧、茹志鹃、公刘、姜德明等作家的精湛美文,以及江曾培、丁景唐、赵家璧、秦瘦鸥等编辑出版家的忆旧文章。手上这本扉页上盖有二十四位作家、艺术家印章,如巴金、贺绿汀、王朝闻等(据说如此手钤章仅一百本),那么,找到这样一种特别的版本,真可谓“额头碰到天花板”了。

淘书中,经过那些熟悉的书商摊位,互致新年问候,还能获淘书优惠。而遇到几位多年淘友,亦平添一种“吾道不孤”的喜悦之气。

羊年第一淘,书缘加人脉,如祥云缠我哪!



《苏联装饰美术》书影

和罗尔德·达尔妻子的会面

傅大伟

达尔夫人共进晚宴。笔者作为出版达尔所有儿童文学作品中文版的出版社——明天出版社的代表,达尔部分作品中文版的译者和责任编辑出席了晚宴。

当日晚上,我按请柬上约定的时间提前5分钟来到卡萨·莫尼卡饭店。莉莉丝女士首先向我介绍了丽丝·达尔夫人。这是一位气质优雅、面容慈祥、说话一板一眼的老太太,与我先前在报纸杂志上看到的照片相比要略显年轻。大家每人从侍者的托盘里拿一杯葡萄酒,站在餐厅里交谈,话题仍是围绕达尔作品在各个国家市场上的情况以及文学界对达尔的评价。席间我向达尔夫人介绍了达尔的儿童文学作品在中国的反响,当我说有些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文学评论家将达儿的《女巫》誉为当代儿童文学的“圣

经”时,达尔夫人很兴奋,她为达尔的作品在中国获得如此之高的评价感到很意外。接着我向她介绍了达尔作品中文版的主要译者任溶溶先生的情况。她对达尔的作品能由这样一流的老翻译家担任翻译感到欣慰,并向我询问了译者对《玛蒂尔达》一书中一些文字游戏的句子是如何处理的。

谈到翻译的话题,她还给我讲了一个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有关达尔作品在中国出版的小插曲。当时我国还没有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一位在北京某大学任教的老师写信与达尔取得了联系,希望获得达尔授权,以便将《查理和巧克力工厂》在中国翻译出版,但是他无法请出版社付给达尔任何版税。这对以版权作为经济来源的外国作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达尔慷慨地回复说:“好吧,我给你授权!”后来这位老师又给达尔写信,请他

为这本中文译作写个前言。达尔回复道:“好,我来写!”我向达尔夫人解释说由于我国当时还没有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中国的图书在国外翻译出版以及国外的图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当时双方都可互不付费。但在1992年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之后,我们国家对国内外著作权人的利益实行严格的保护,并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达尔夫人对此问题非常理解,并对明天出版社现在能够把达尔的所有儿童文学作品在中国出版感到非常高兴。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已接近午夜,人们开始三三两两地离席向达尔夫人和主办人告别。我也在此时起身向达尔夫人和安妮·莉莉丝女士道别,并向她们给包括我在内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出版商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来畅谈有关罗尔德·达尔的话题,表示衷心的感谢。

十日谈

国际大奖小说,一辈子的经典。请经典童书背后看明日本栏。